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冲詠史詩八首

張景陽詠史詩一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遊仙

何敬祖游仙詩一首

郭景純游仙詩七首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好事

自古無殉死

秦穆公殺三良自殉以諷之

無此事人所知之善曰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

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秦穆

日以其子從

葬為殉賜冠子曰達人秦穆

殺三良昔

善本故作哉空爾為濟子曰秦穆公卒

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臣故無益徒彰非禮故云空爾為善曰左氏傳曰秦伯

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臣故無益徒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

禮記注曰惜痛也鄭玄結髮事明君受恩良

不譽音資也善曰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

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臨沒要平

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

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縻穴美悲切縻縻皆

繩索善曰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

穆公要之從死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

其慄也彼蒼者天賦我良人鄭玄曰穴謂

塚壙也說文曰綆汲井綆也縻牛轡也

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

施向曰甘為殉而不退善曰翰曰劇甚也有所

悲詩至今聲不虧濟曰詩序曰黃鳥哀三良

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

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

王逸楚辭注曰黃鳥哀三良也

三良詩一首

曹子建

良曰亦詠史也義與前詩同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銑曰植自言功名

唯忠義我安可之善曰言功名不由於己

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也

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向曰殘殺也

妻誅曰愷悌君子永能厲子吁嗟惜哉生時

等榮樂既沒同憂患平聲曰秦穆與羣臣飲酒

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誰言捐軀易

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此哀誰言捐軀易

殺身誠獨難攬善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平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翰曰墓中不明

暗貌而善曰說文曰捐棄也楚辭曰美人兮

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

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濟曰黃鳥哀三良

至也善曰禮記曰親始死惻怛之心傷

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之心傷

弱寇弄柔翰卓犖觀群書良曰蓋思自屬矣

詠史詩八首五言

左太冲意向曰是詩之

翰筆也卓犖特達也善曰禮記曰授柔翰以作賦

十日弱冠王粲車渠挾賦曰授柔翰以作賦

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與犖同班著

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雄惇極羣書著

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司馬相如作子虛賦

言准擬此以邊城苦鳴鏑飛京都銑曰

為法則也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

矢名羽檄徵兵之書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

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

士疇昔覽穰苴有子余反法言我雖非甲冑之士

疇昔覽穰苴有子余反法言我雖非甲冑之士

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乃

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

將軍將兵并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

齊威王使用大兵行威大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

齊威王使用大兵行威大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

寵比於外戚耳插也董巴輿服志
曰侍中中常侍冠武介貂尾為飾馮公豈不

偉白首不見招銑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故人

在位而君長事文帝善曰漢書馮唐曰父老何

時為郎說文曰偉奇也荀悅

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希美也段干木偃

息德義文侯過其廬而軾之諸侯聞之而畏

魏是謂魏之藩屏也善曰廣雅曰希庶也

賦曰干木偃息以蕃魏吾慕魯仲連談笑却

秦軍魏將曰魯仲連適游趙秦將白起圍邯鄲

平原君曰魏客辛垣衍安在為君責而歸之

及見垣衍曰魏客辛垣衍再拜謝曰吾請出

也秦將聞之為却却五里奇偉侗儻畫策而

善曰秦史記曰魯仲連好奇里此謂談笑之

肯仕官任職趙孝成王使白起圍趙魏王使

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連適遊

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

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

出之為却却五里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

功成恥不字本作受賞高節卓不群濟曰秦軍

君欲封仲連仲連辭謝曰所貴於天下之士

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賞也即有取

者是謂賈人之事矣乃辭而賞卓然與天下

所羈而能解紛又受所賞卓然與天下不

羣也魯連善曰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

下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

有取者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先名宣於當

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先名宣於當

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

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

六

卓爾有所立臨組不肯縲薛對珪寧善本肯分字本作

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良日組綴縲繫分

視此猶浮雲之遠已也善曰思以干木仲連索已

利物以刺貪夫也也善曰說文曰組綴屬也

王逸楚辭注曰縲繫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

珪解朝曰析人之珪將加之官必授之以印

後仲連逃海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

而富且貴論語子曰不義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

竟長衢銑曰濟濟赫赫美盛貌術衢皆道也

日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

吳質書曰陳威葢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

師尹毛萇曰赫赫顯盛貌西都賦曰冠蓋如

雲廣雅曰術道也揚惓書曰乘朱輪者十蓋人

衢夾巷長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向日張

湯之家許皇后父廣漢為平恩侯史良娣兄

恭為樂陵侯此皆貴盛用事游士皆集宿其

館廬也善曰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

屬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孝宣

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母父廣漢為平恩

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

已死封恭長子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

鄰里皆貴族故常聞奏樂善曰左氏傳曰

鄭伯有夜飲酒擊鍾焉呂氏春秋曰帝嚳令

輿寥寥空宇內善本所講在玄虛濟曰寂

也揚雄素嗜酒人稀至其門故云無卿相車

輿也雄方草太玄經以自守故云所講在玄

虛也善曰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廣雅

雄自叙曰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廣雅

日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閑空字之孤子漢
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
又玄衷妙之謂管子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
如象論語有人問雄准宣尼宣尼孔子也司馬相
如作賦甚弘麗雄心壯之每作賦常以爲式
故云擬相如麗善曰漢書曰時有賦常以爲式
雄常用法應之撰爲十卷象論語號曰雄者
言又曰先是以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
溫雅雄心壯之每爲式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作賦常擬以爲式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鏡曰雖至百代尚猶擅名於八方也思以雄
儉約折以金張奢麗以激於當代也魏志程
論語曰劉備有英名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程
昱曰劉備有英名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程
營於八區咸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日向景也神州京都

也善曰廣雅曰皓明也傳玄三都賦曰白
日舒靈景於天地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
千里名曰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天翰曰紫宮
曰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天翰曰紫宮
處雲浮高廣也善曰西京賦曰正紫宮於
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管宮室上成雲氣
下成林我我高門內鵲鵲皆王侯濟曰我我高
山林我我高門內鵲鵲皆王侯濟曰我我高
善曰廣雅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
書曰鵲鵲王多吉士自非攀龍客何為歛勿許
曰鵲鵲王多吉士自非攀龍客何為歛勿許
廣雅曰鵲鵲王多吉士自非攀龍客何為歛勿許
游良曰言我非攀龍客何為歛勿許
鱗附曰鳳翼薛綜西也彼揭出閭闔高步追許
賦注曰鳳翼薛綜西也彼揭出閭闔高步追許
由隱居之短散之衣閭闔國門也許由堯時
國門追許由之迹惡世趨競勢利將被褐出
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履之也善曰家語子

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履之也善曰家語子

道隱者可也晉官關名曰洛陽城閭闔門西
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為堯所
隨冲虛學于齧缺許由為堯所
讓由是退隱邀耕於中嶽下
振衣千仞岡

濯足萬里流
善曰王振衣濯足欲去世塵也
浪

振衣乎
高嶽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
平聲叶韵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

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
翰曰震猶威也
詩

位傍若無人
善曰燕市酒酣以荆軻之燕與屠
狗及高漸離飲於市中相酒酣以往高漸離擊

築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酒酣以往高漸離擊
樂也己而相泣傍若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

亦殊倫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陳
良曰荆軻

刺擊秦王不成故云無壯士節觀其志氣亦
與代殊此人高觀越四海之外豪右之人何

足可陳也四愁詩序曰漢書注曰邈家貴者
邈也張衡四愁詩序曰漢書注曰邈家貴者

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干
鈞曰鈞言君王雖貴軻將刺之狗屠雖賤軻

乃與飲事雖屬軻實思自謂也思疾當時貴
者盡是小事人故輕之賤者雖賤則有君子故

重之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楊
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楊

三十六斤為一鈞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
良曰主父偃曰臣

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孝子弟不收此由
名宦不達而骨肉之親相薄也善曰史記

或說主父偃曰大橫不以為子昆弟不收杜預
四十年主父偃曰大橫不以為子昆弟不收杜預

文選二十一

文選二十一

文選二十一

文選二十一

文選二十一

左氏傳注曰官仕也此呂氏春秋曰父母之親薄輕

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謂骨肉之親薄輕

君薄之也史記曰買臣困樵采善本字仇儷不

安宅東薪行且誦書其妻數止臣無謳歌道

仇儷謂妻也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不能留

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無謳歌

我年五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

久待我富貴報汝功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能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陳平無

產葉歸來醫負郭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

門外多長者車轍方言曰醫夢也郭璞曰謂

蔽夢也音長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背也

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司馬相如君既奔

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寥廓空也馳歸成都

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與馳歸成都

居徒四壁立無處廣雅曰窮也楚辭四賢豈不

日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業光於篇籍不奇

無窮漢書曰吳起商鞅垂著篇籍當其未遇

時憂其在善本作填溝壑英雄有迹遭由來自

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淪於此見志

善曰孟子曰古志士不忘墳溝壑周易曰屯如

何才之無施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

守空廬銑曰士居窮巷猶鳥之在籠皆不得

猶隱身也善曰諺文曰習習數飛也

子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

角也落落疎寂貌言士之居窮巷若鳥出

之在籠中也風賦曰廓抱影而獨倚若鳥出

無通路枳棘塞中塗也向曰棘無通路謂時無道

倚也善曰仲宣七哀詩曰棘充路步之無

孔叢子孔子山陵之歌曰棘棘充路步之無

緣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翰曰計策不見

指不魚善曰東方朔曰六言曰獨處貌棄外望無

寸祿內顧無斗儲皆濟曰寸祿斗儲雖至此

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箋曰

迴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盜中無斗米儲還

日夜踈良曰茂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茂輕也

莊子曰親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

榮華咄當沒嗟復凋枯銑曰蘇秦自趙說六國

齊客卿齊大夫與秦王拜斯為客卿後為丞相

入秦說秦王秦王拜斯為客卿後為丞相

高諧殺之此者素皆貧賤之士俯仰之間而

取其榮寵旋而復見彫殘也言人不可無位及

其有位不欲過分咄嗟歎詞也善曰史記

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方誅商鞅疾

長并相六國後去趙遂燕併為得罪於燕而

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
頤篇曰咄咄率也說文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
曰嗟憂歎之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
辭率蒼憤切
栖一枝可為達士模腹向曰偃鼠飲河不過滿
取是而已不願餘也此則達士之模思言位
過其才必為其咎善曰莊子曰鷦鷯巢林
不過一枝偃鼠
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詩一首 五言

張景陽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張協字
景陽載之弟也兄弟並守道

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為
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協見
此朝詩以貪祿位者眾故詠
善注同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

祖二踈

太子曰踈廣為漢太子太傅兄子受為
太子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

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為年篤乃許之加賜黃

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年篤乃許之加賜黃

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

兩辭訣而送去藹藹盛貌東都門長安東門也
祖祭也允送行而飲酒者假祭道為名東門也

曰漢書劉向疏曰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
野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王逸楚辭注

山娛樂也鄭玄曰祖者行犯較之祭也朱軒
曰娛樂也鄭玄曰祖者行犯較之祭也朱軒

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城長安城也衢道也金

文論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鹽鐵
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

髮歸海隅 銑曰簪冠簪也允東髮為從官散
髮為麗官善曰鍾會有遺榮賦

髮歸海隅 銑曰簪冠簪也允東髮為從官散
髮為麗官善曰鍾會有遺榮賦

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蒼頡篇
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
冠坐於塗炭也尚書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
夫上書曰此丈夫即廣受也隕涕毛詩曰心之
憂矣涕之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
賓多財為累去愚向曰廣既歸日令家具酒
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老人曰
子孫欲及君時頗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
願夫吾人勸說買田宅老人以問為廣言此計
廣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使賢而多財則
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此金老聖主
所以惠養老臣也宗族共饗其賜盡吾餘日
不亦易注曰乎隕墜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善曰韓康伯
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
已晚也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

歎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
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亦以賢良為太子
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不足不辱知止不殆今
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辱知止不殆今
豈如父子相隨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
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
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石外送
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
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
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
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
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
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
且盡宜從大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
閑暇時為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金者聖主所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
人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
也累愚為過者之累也猶負清風激萬代名與

天壤俱吐此蟬冕容君紳宜見書翰曰蟬冕

者紳大帶也宜書二疎之事於此而常佩服

矣壤地也吐嘆也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

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葉與三王

爭流名與天壤俱弊說文曰吐相謂也蔡邕

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貂蟬論語曰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詩一首 五言

盧子諒濟曰徐廣晉紀云盧諒字子

西晉之末天下喪亂北投劉琨

以為從事中郎後為段匹磾別駕

嘗覽史籍至蘭相如傳觀其志思

其人故諒之善曰徐廣晉紀曰

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其才顯

宗微為散騎常侍段未波愛其才

託以道險終不遣之謀隨閔軍遇

石季龍毋閔誅石氏謀隨閔軍遇

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

徒空言之秦昭遺趙璧天下所傳寶趙惠文得

而實不欲與城故云其價是空言也昭王善曰

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

瑠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遭明光奉璧之

趙瑠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

寶也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卯王聞之

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

曰空言虛語非所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

平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

見賣也不與秦璧則短在趙是致患也故簡

才使秦以全國命善曰史記曰趙王得秦

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

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

未定求將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燭也
 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
 之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
 禮如繆賢曰使王召舍人而使之相如善曰史記曰官舍人繆
 相如繆賢曰使王召舍人而使之相如善曰史記曰官舍人繆
 令繆賢曰使王召舍人而使之相如善曰史記曰官舍人繆
 相如繆賢曰使王召舍人而使之相如善曰史記曰官舍人繆
 日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奉辭馳出
 境伏軾徑入關也善曰車上橫木入關秦
 禮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宣尼辭罰罪鄭玄
 難化也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脫金
 柱身玉要俱捐良曰趙使相如也秦王坐章
 指相如視秦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

大王無意與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
 擊之秦王恐其毀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
 趙而使之相如就館驛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
 善曰史記曰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
 奏秦王秦記曰大喜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
 禮記注曰節所揮也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
 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授
 璧相如趙城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
 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
 必欲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
 其璧急大王無意償趙城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
 請以十五城與趙擊柱秦王恐其毀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
 然銅有金故稱曰柱金柱出連城既為往荆王亦
 真還濟曰乃使從者度秦詐為與趙城而實不可
 日相謂如度秦王特以詐偽為吊趙城實不可

得乃使從者衣褐裹其璧從徑道亡歸璧爰

于趙秦乃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璧爰

在澠池會二主刻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

其端相向曰秦趙會於澠池秦昭王欲恃其強

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

者得記以交足下懼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交

歡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

襄王政負力怙威鄭玄周禮注曰負乎漢書曰秦

王政負力怙威鄭玄周禮注曰負乎漢書曰秦

曰端也皆計在血下露襟怒髮上衝冠怒而目相如

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虎皆裂血出濺虎髮也列

見冠已西缶終雙擊東琴不隻彈濟曰酒酣

王相如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為之鼓

之左皆靡秦王不憚為之擊缶實鼓瑟而

言琴者文之失矣善曰西缶擊缶東瑟已見西

賦而能立事難也而相如能矣非善曰幽通

地曰捨生取諱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言

難也死若稜威章臺顛疆禦亦不干如奉璧入

秦時也稜猶奮也疆禦謂秦也善曰漢書

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懼于鄰國毛詩曰不

疆禦孔安國尚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曰

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

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相如

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望見車引車避

曰此為屈節也邯鄲都也俛低軒車也引車避

廉頗之記曰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

之見下我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
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
欲屈節以救父母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讐
之音愆翰曰舍人諫相如曰君與廉君同位
廉君多置惡言而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况
將相乎對曰吾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
獨念疆秦之勢不俱生所以為此者以先國
也今兩虎鬪勢不俱生所以為此者以先國
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國
相如過也謝罪曰鄙人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
誓曰過也謝罪曰鄙人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
如曰庸人尚羞之相如曰於將軍之相與此厥
匿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於將軍之相與此厥
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
者徒以吾兩人之力也今兩虎鬪勢不俱生
俱生吾所以為此也今兩虎鬪勢不俱生
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國相如過也謝
門謝罪曰鄙人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國
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至辭相

告曰謝尚書傳曰思免厥讐也智勇冠當世
孔安國尚書傳曰思免厥讐也智勇冠當世
字弛張使我歎當世弛濟也相如智勇蓋於
秦王為張也誠可歎美之我謀自稱也善
曰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
矣禮記孔子曰一張也弛文武之道也鄭玄
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武之道也鄭玄
有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武之道也鄭玄
歎而歌詠

張子房詩一首

燕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
詩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

良曰晉末宋高祖北伐見張

詩瞻時為豫章太守遙以和此雖
是和詩而實詠史守善曰王儉七
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
佐賦詩瞻之造寇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以銑曰亡國之將亡

蕩然無綱紀文章也善曰亡國之詩序曰關

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厲王卜洛易去隆

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王卜洛易去隆

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厲王卜洛易去隆

替興亂罔不亡而都之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

德易以廢至復興於亂道無不亡之者而周

于洛師卜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

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

洛以爲劉此天下中自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

國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以力爲政也吞

取九鼎而伐周也橫死曰殤孔子過太山有

婦人哭於墓者使子貢問之曰吾舅死於虎

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之苛政猛於虎也

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也秦

之苛法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

曰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

淳漢書注曰秦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爲政相攻

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禮

記曰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

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也夫又

集朱光息肩纏民思靈鑒

而集之漢火德不能忍是朱光纏結也善曰東

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朱光纏結也善曰東

天鑒在國語注曰鑒察也南都賦曰靈鑒無

私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南都賦曰靈鑒無

於白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良曰伊人謂

文選二十一

十八

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
曰無曠庶官天工入其代之毛詩曰尚書
賦曰扶興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
字曰孔安國尚書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
賦曰扶興王尚書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
使漢高帝業昌盛也婉婉高祖曰暉暉明
善曰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暉暉明
幄之中吾不如子方易曰天靈圖曰攝天
下之業使之不理鄭玄曰天靈圖曰攝天
銷薄博蝕垓下隕撓咸搶薄蝕撓搶皆向曰
羽至鴻門急擊沛公自來謝沛公夜馳告
見沛公曰早自來謝沛公夜馳告良與伯
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公早從擊沛公
羽從問道還軍使良留謝後漢王追擊沛
公漢王謂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力也九日
皆會圍垓下遂滅之皆良之力也九日
於晦朔者各薄彗星為撓搶皆錯亂不順
事隕猶落也善曰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

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告
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早自來謝沛公
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有頃公從問道走
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頃公從問道走
使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羽追擊沛公
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羽追擊沛公
羽垓下薄蝕撓搶皆喻羽也京房易飛曰
九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
雅曰彗星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祖居
為官諸將爭功不齒以問良曰請先封雍
陽仇者為誰曰雍齒曰請先封雍齒下所
其計諸將聞之皆曰雍齒且侯云吾屬無
謂爵仇也又勸上曰雍齒相國故云建蕭
敬說曰陛下下都洛陽不長安是謂定都
長安是曰陛下下都洛陽不長安是謂定都
廢太子立戚夫入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以
良曰為畫計得夫入子趙王如意呂后恐
善曰爵仇謂封雍齒也蕭相國見幽通賦
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

都洛陽勸高祖立之漢書婁敬說上曰陛下
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子為或謂呂咸夫
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為太子為書早辭安
畫計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顧上
有所以不能致四人之則一助也太子及置
以爲客令上見之則愈欲易太子及太子
侍四從人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太子
何自從吾兒遊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
易也又疏廣曰太子本招此四君也肇允契
叟翻飛指帝鄉老父良嘗謂良曰邛邛子可教
矣後五日與我期是夜半老父至甚喜出一
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及明視其書乃太
公兵法天下既定輕舉肇始允信幽神也老
子游耳乃學道欲輕舉肇始允信幽神也老
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爲王者師及明視其
是欲輕舉將乘雲翻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岷

崙山天帝居處善曰言初即合契幽叟晚
乃遊心帝鄉漢書曰良曰孺子可教後五日
老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出一編書
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
又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迺學道
欲輕舉白雲至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挑虫
去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挑虫
翻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惠心奮千祀
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肇始也允信惠心奮千祀
清埃播無疆奮於千載之上清塵布於後代
有無窮之美埃壘疆窮也善曰周易曰有
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尤武功
歌曰清埃飛連日月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
荒之政言宋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成被八
德被八方善曰神武親三正之道裁成被八
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武乃文祖也尚書益

故能詠良也賦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
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賓戲曰娑
娑乎術藝之場項岱瞽夫達盛觀竦踊企一
日場圃講經藝之所瞽夫在豫章故云此盛觀但
方疎踊企望而巳瞻時在豫章故云此盛觀但
善曰瞽夫宣遠自謂也毛詩傳曰遠離也
莊子曰叔連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
詩曰企舉踵一也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
四達無謂衢也言天下有道衢路平直瞻自愧
蹇跛無良才以游此瞻之道謙詞平直瞻自愧
曰周道四達尚書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縶之
道平直也說文尚書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縶之
足不直也說文尚書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縶之
詩傳曰良能行也毛詩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濟曰瞻自謂微人而守遠郡由餐和氣遂復
亡此但以舉目延首詠太康之由餐和氣遂復
郭象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遠瞻
帝謂也阮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
庶此太康操伍子胥歌曰

自謂也阮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
帝謂也阮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
庶此太康操伍子胥歌曰

秋胡詩一首

五言善曰列女傳曰魯

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
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
人方採桑秋胡悅之下車謂曰今
吾有金願以與夫夫人曰喜夫採
桑奉二親吾不願人其母使呼
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
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辭親往五
之而慙婦曰東髮脩身辭親往五
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以金與之是
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
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
人遂去而不自投河而死

顏延年

去良曰魯秋胡子乃納妻五日而
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

家見路旁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
子悅之下車謂曰吾有金願以贈
夫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親不
願受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
金遺婦親往仕五年乃來桑者
婦曰子辭親往仕五年乃來桑者
路旁之婦人解子裝金以與之而
忘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
之人遂去走投於河而死延年
詠此以刺為君之義不固也

倚宜於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

遠每相匹銑曰倚亦梧類鳳皇常棲之燕有

至遂生黍也言倚梧之樹常傾枝以候鳳寒
谷之自遠而人吹律亦猶影之與響物而應
之感而合懷猶顧也相匹偶此言夫婦之義相
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濤詩曰其桐其椅
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

朝陽傾枝侯鸞驚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

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言

持梧行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遠相匹尚

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

則隨形響則應聲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婉彼

幽閑女作嬪君子室貌向曰婉美貌也幽閑柔順

君子謂秋胡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嬪婦也

美貌又曰窈窕幽閑也爾雅曰嬪婦也

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翰曰志節高峻過秋

朝日之美侔等也善曰貫猶連也傳玄有

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

注曰侔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東
室方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
日之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遇此一嘉會故
欣願畢矣欣喜也善曰陸燕居未及歡善
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燕居未及歡本

作好良人顧有違良日而行燕安也秋胡娶後五

燕居謂夫曰良人違好合也孟子善曰良人出必厭

道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顧念也

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銑曰巾布衣之謂陳

國仕者所佩今欲官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

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履履漢書蕭育

與朱博為友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

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

來相依起使左右相也言未明而戒徒者早

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顯驅車出郊郭行

路正威遲翰曰威遲歷遠之貌善曰古詩

貌韓詩曰遲毛萇曰逶遲歷遠存為以離別沒

為長不歸其二復來歸善曰蘇武詩曰生嗟余怨

行役三陟窮晨暮濟曰余謂也秋胡稱也怨歎

彼崔嵬又云陟彼高岡又云陟彼我馬虺隤又

行役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

矣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良曰嚴駕整駕

善曰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鄭玄禮記注曰

越躡也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傳太

文選卷二十一

字作良人顧有違良日而行燕安也秋胡娶後五

燕居謂夫曰良人違好合也孟子善曰良人出必厭

道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顧念也

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銑曰巾布衣之謂陳

國仕者所佩今欲官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

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履履漢書蕭育

與朱博為友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

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

來相依起使左右相也言未明而戒徒者早

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顯驅車出郊郭行

路正威遲翰曰威遲歷遠之貌善曰古詩

貌韓詩曰遲毛萇曰逶遲歷遠存為以離別沒

為長不歸其二復來歸善曰蘇武詩曰生嗟余怨

行役三陟窮晨暮濟曰余謂也秋胡稱也怨歎

彼崔嵬又云陟彼高岡又云陟彼我馬虺隤又

行役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

矣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良曰嚴駕整駕

善曰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鄭玄禮記注曰

越躡也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傳太

悲哉游宦子勞此山川路

善曰古詩

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亡之諸侯游超遙行

人遠宛轉年運徂良人為此別日月方向除

銑曰徂往除盡也善曰楚辭曰超道遙兮

今焉薄又曰愁脩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予

不再運而往矣將何史毛詩曰昔我往矣日

方除毛萇曰除陳生新曰除鄭也孰知寒暑積

玄曰四月為除廣雅曰新方始也

僂俛見榮枯也善曰僂猶須史也春榮秋枯

女典曰春榮冬枯自然之理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

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善曰陸機曰蕪草也

草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玉賦曰止于坐隅毛

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玉賦曰止于坐隅毛

女歌曰爾雅曰蕪草也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

河濟曰役謂入仕歸願昔辭醉字善本作秋未素

今也歲載華良曰未素謂木未榮蠶月觀時暇

桑野多經過善曰毛詩曰蠶月條桑又曰娟

曰趙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銑曰胡妻

也窈窕義貌援攀也善曰楚辭曰聞佳人

相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銑曰胡妻

也窈窕義貌援攀也善曰楚辭曰聞佳人

也窈窕義貌援攀也善曰楚辭曰聞佳人

也窈窕義貌援攀也善曰楚辭曰聞佳人

也窈窕義貌援攀也善曰楚辭曰聞佳人

翰曰聞猶異也味平生言不相識也善曰
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荅楊德祖書
曰所思子為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不
接所說聲與音聲日別雖久論情無容不講
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無容不講
直為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
平生猶捨車導往路鳧藻馳目成望其妻而
少時也猶捨車導往路鳧藻馳目成望其妻而
前如鳧鳥得水草歡躍而進將以目擊冀成
其心捨棄遵從也藻水草也善曰周易曰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彪與州賦曰咸鳧藻
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與州賦曰咸鳧藻
以進樂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
目成王逸曰獨與我晚而相親成為親也
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
金玉聲絕其六義也濟曰南金雖重執義不受密
大賂南金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潘
岳從姊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

毛詩曰無金玉高節難以淹竭列綺來空復辭
爾音而有遐心高節難以淹竭列綺來空復辭
良曰婦既志高故難久留竭去也空復辭無
所得也善曰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紙
歸耕永自踈王逸楚辭注曰竭去也遲遲前
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
銑曰遲遲行貌造至也至門基謂及家也
向曰見母故云拜嘉慶妻未還所以問何之
善曰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蘇亥織女詩曰
時來嘉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
室楚辭曰浮雲兮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
容與導余兮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
翰曰妻自采桑而歸也桑榆時言日暮也
善曰物色桑榆言日暮也桑榆時言日暮也
日出之桑榆隅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
收之桑榆隅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
妻人亦妻也秋胡慙歎已過前持其有懷誰

能已聊用申苦難善良曰毛詩既恨之聊述其情

日不思鄭玄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

無時豫秋至恒早寒辭銳曰折疎麻子瑤華將

以遺弓離居史記曰魏王豹至明發動愁心

閨中起長歎曹平聲建義女篇曰中夜起長歎

慘淒歲方晏日落游子顏其八暮常懷慘煩憂

恐秋胡顏貌日就銷落柰何來歸失義如此

皆秋胡子妻恨辭善曰言情之慘淒在乎

歲既晏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楚辭曰

高祖曰遊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翰曰以為

於喻也高張必致絕絃立節有以盡命聲急自

絃以喻立節於深揚雄解朝曰弦者高張急以喻

辭切興於恨深揚雄解朝曰弦者高張急以喻

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演連珠曰繁

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

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為別百行

愆善本字作諸已與魏文帝失也翼事速說旋

待光塵周公羊傳曰結語人而退楚辭曰解佩纒

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孔臧與從

傳書曰學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左氏君子

失明義誰與偕沒齒良曰偕俱沒齒年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無

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無

夫婦之義也論語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其九也詩曰銑曰詩序云疆暴不可男不能侵凌貞女也詩曰厭浥行露言不禮而死我貪生以棄義也妻愧於此霜露而違禮而泥水涯也棄義曰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泥水涯也豈當早夜成婚比之謂為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露豈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為記

五君詠五首

劉言於彭城王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盛也遂黜而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劉言於彭城王戎以貴顯被黜詠替康曰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替康曰物故不可論途窮性誰能無慟詠阮咸曰

履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自序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也

阮步兵

翰曰阮籍為步兵校尉阮籍善

阮公雖淪跡識密鑑亦洞善曰廣雅曰淪深也

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動謂之心分別

似埋照寓辭類託諷日率爾屬文初不苦思

詞皆諷刺寓寄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籍

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

始諷終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濟曰籍游蘇

文選二十一

隱者籍對之長嘯清風寥亮故謂懷人籍嫂
常歸相見與別忽以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
邪所以驚眾也善曰魏氏春秋曰籍少時
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
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
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寥亮蘇門
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
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
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有禮讓之籍曰
豈為我設邪籍相見與別或有禮讓之籍曰
越禮自放賈逵國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
語注曰越賈逵國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
銑曰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口不評論臧否
人而當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
哭而反此延年自託以為塗窮者善曰臧否
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口不
遠口不評論臧否人而當率意獨駕不由徑
意獨駕不評論臧否人而當率意獨駕不由徑

嵇中散良曰嵇康為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俗子不氏春秋曰沈君筮
謂孫叔敖曰康性不偶俗俗子不氏春秋曰沈君筮
也楚辭曰康性不偶俗俗子不氏春秋曰沈君筮
相如大人賦曰康性不偶俗俗子不氏春秋曰沈君筮
仙吐論知疑神士濟東曰南海徐寧師之寧夜寧
室有琴聲而問焉親曰嵇康性不偶俗俗子不氏
命東市何得在茲親曰嵇康性不偶俗俗子不氏
尸解則形解也驗此則康默然而仙矣又康
著養生論則可謂知疑神康默然而仙矣又康
凱之嵇康讚曰南海親室有琴聲怪其妙也東
海徐寧師之寧夜寧親室有琴聲怪其妙也東
問焉親曰康性不偶俗俗子不氏春秋曰沈君筮
茲親曰康性不偶俗俗子不氏春秋曰沈君筮
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稽中
散傳曰康性不偶俗俗子不氏春秋曰沈君筮
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神人居焉其神凝氣一曰行若曳枯木心若

也廣雅曰康非湯武薄周孔所善以犯俗而罹流

山游戲是則俗隱倫也所以善以迂世爾雅曰迂論

性誰能馴自銑曰銑善殘馴擾也皆以喻康亦復

注擾龍于秦龍氏服虔漢書也左氏傳曰劉累學

劉參軍 向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伶善

為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翰曰言伶懷情不

具閉却掃而無事也 善曰言道德內充情欲

生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 眩戶徧切也謂聲色

國榮色之能眩也 賈逵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

也廢銑之宴言藏精不知伶飲耽飲也荒宴謂荒

尚書曰羲和沉湎于酒鄭玄曰荒廢亂也醉頌

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向曰嘗情自酒德頌雖
伶好飲善為居亂代欲晦其才延年自解將同
此羨頌善曰頌酒即酒德頌也衷謂中心將也
蒼頌篇曰衷
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

字仲容籍之遊官止始平太守俱
善本秀容青雲器高仲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人

善本秀容青雲器高仲

大者也秀羨也善曰青雲言高遠也史記
太史公曰夫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
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
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羨也
達音何用

深識微在金奏
濟曰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

聲不合雅頌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四
長短所致後得古銅尺度之善必今尺短四分

此謂識微也金奏謂鍾磬也善曰傳暢晉
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所造
樂聲高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金聲不
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

致後堀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比尺度
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為解班固匈奴
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鍾師掌金奏九樂
事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而

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
則良曰咸哀樂至

原郡郭奕見之妙絕於醉不覺服也山濤曰
官人之職必妙絕於醉不覺服也山濤曰
傳曰阮咸哀樂至到過絕於有神巫太原郭奕見
之曰醉不覺哀樂至到過絕於有神巫太原郭奕見

處於鄭名曰季濤啓事曰咸若在官醉向秀曰
迷或感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醉向秀曰
妙絕於時鄭玄毛
屢薦不入宦
作善本一麾乃

出守
不銑曰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始

平太守晉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善曰曹
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善曰曹
不能指麾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
勛所不能指麾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
遷咸為始
平太守

向常侍

向曰秀為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翰曰甘好也毫素筆紙

也謂秀志於著述延年自喻好文也善曰

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濟曰好玄所謂秀讀

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為

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楚辭注曰窮聖

恥也漢書曰費直治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

舉園向曰秀嘗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

曰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

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軒軒飛流連

貌張衡獨賦曰星迴日歸鴈載軒軒飛流連

河裏游惻愴山陽賦良曰秀嘗與嵇康寓居

居因聞笛作思舊賦流連淚流貌河裏善曰

也惻愴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善曰

漢書班伯曰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

陽縣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

舊賦曰濟黃河以沈舟經山陽之舊居

詠史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

三川河洛伊也皆邑居豪華
郭臨淄宛成都也

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帥鄭玄尚書大傳注
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
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有河洛伊
故曰**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向曰此有百
三川者明經術而取高位善曰史記陶朱
於市者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
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
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術
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京城十二衢**
飛薨各鱗次善曰薨曰屋簷也若魚鱗之相次
吳都賦曰飛薨外互李賦曰立十二之通門
尤辟雍賦曰擗羅鱗次**仕子飄華纓游客竦**
輕轡明星辰未稀軒蓋已雲至濟曰未稀尚
雲之至也善曰七落曰華組之纓楚辭曰
竦余駕乎入冥廣雅曰說文曰希疏也希與
有爛鄭玄曰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
稀通說苑曰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

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賓御紛颯沓鞍馬
蓋尚書中侯曰靑雲浮至**賓御紛颯沓鞍馬**
光照地書傳曰御侍也吳質答東阿王書曰
情踴躍**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日月周
於鞍馬**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日月周
行一寒一暑應璩與曹長君平**獨寂寞身世**
思書曰春生者繁華也君平**獨寂寞身世**
兩相棄得銑曰嚴君平卜於城都市日閱數人
老子是身與世相棄也此詩獨美嚴公以謂
當時奢麗善曰言身棄世而不仕嚴公以謂
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而授
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
子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莊子曰夫欲
勉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虞子陽 向曰虞羲集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始安王引

三十三

為侍郎後遷征虜府記室參軍霍去病為漢驃騎將軍以破匈奴義慕之是以詠矣善曰虞義集序曰義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翰曰旄旌汗馬也長城秦所築在北地善曰班固孫弘曰

祝文曰仗節擁旄鉦人伐鼓漢書公孫弘曰

臣愚為無汗馬之勞史長城地勢險萬里與

雲平窮涼善本作秋八月虜騎入幽并濟

奴也幽并二郡名善曰宋子侯飛狐白日

晚澣汗海愁雲陰善本作生海北海名善曰

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瀚

海如淳曰陰雲覆日羽書時斷絕刀影斗晝

說文曰陰雲覆日以銅作鐮也斷絕謂路有寇不

夜驚通也刀斗以銅作鐮也斷絕謂路有寇不

也擊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

曰李光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以

斗今在熒陽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善本

庫中鑣音遙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善本

字曰乘其墉弗克攻也蔽日言高也善曰周

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子

歐冶子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

得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楚史記曰太阿之

寶劍直百金楚辭曰雲屯七萃士魚麗六

郡兵士翰曰雲屯如雲之屯萃聚也以智力之

從軍隴西曰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善曰陸機

夫皆眾聚集有智力者為王爪牙也亦猶傳有七與大

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漢書曰趙充

城隴西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曰趙充

定北地上郡也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濟

山名善曰李陵書曰胡笳思者其聲悲思隴

有胡漢舊箏笛錄有曲不記所骨都先自警

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皆匈奴侯王

之曰逐次亡精良曰骨都日逐也亡精失魂

善曰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日逐王匈奴警焉文

頽曰恐懼也漢書匈奴有日逐王匈奴警焉文

亡魂精玉門罷斥候甲第始備營名銑曰王門關

謂第候皆罷也去病有功而賜之甲第甲第

關又曰李廣遠斥候未嘗遇害又曰賜霍光

甲第一區又曰上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

臣無以家為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登翰

也十於齊非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庾包

咸曰行已見上文庾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爾雅曰虧駮

也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也良曰激楚歌舞

千載後猶有雄名當今者義將效之善曰
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
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法其形貌叙其姓名

百一詩一首

先賢傳曰善曰張方賢楚國

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

無怪也然方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故

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故

詩百數十孫盛晉揚秋曰應璉作五

言詩百三十一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

多傳之據此二篇言不得以應璉集謂

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璉集謂

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

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魏

百一稱安知百慮有失乎

一百詩

應休璉

向曰文章錄曰應璉字休

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

法度璉為是詩以諷焉以刺在

位者莫不怪愕獨何晏無怪也

意者以為怪愕獨何晏無怪也

善曰文章錄曰璉字休璉博學

好屬文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

曹爽多違法度璉為詩以諷焉

也詩序曰下流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初流也璉自恨居下

曰紂之不善不如是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

其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猶欺也宿久也誣

通列侯宗室為名高三略曰侵誣下民國內

諠前者墮許規切善字官去有人適我問良曰

罷官也間里門也善曰高田家無所有酌

醴焚枯魚善曰漢書揚惲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

然樂在問我何功惠三入承明廬銑曰承明

制處也善曰璉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

侍中故云三入陸機洛陽記曰吾常在始殿所

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所

以占此土是謂仁智居向曰此士謂璉之

水也亦問善曰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

居乎亦問善曰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

者樂水之仁也論語曰智文章不經國筐篋頰無

尺書善曰典論論文曰府庫之文章經國之大業新

簡書說文曰奉尺筐篋之書以使燕用等稱才學

廣武君曰奉尺筐篋之書以使燕用等稱才學

往往見歎譽平翰曰問璉何等用而稱才

問詞也善曰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無

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而見譽問者

也辭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濟曰避席離

謙稱空虛無也善曰孝經曰稱賤子宋人遇

避席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稱賤子宋人遇

周客慙愧靡所知愚善本作如字於梧臺之東

以為大寶而藏之周客聞而觀焉掩口盧胡

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
周容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
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容見俛而掩口盧胡而
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
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
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

游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字敬曰城榮緒晉書云何劭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
尚書左僕射以處亂朝思游仙
去世故為是詩敬祖曰臧榮緒
晉書曰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
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
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

陵上栢山劉公幹贈從弟詩光色冬夏茂根抵
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山貌

無凋落 善曰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在
曰温山松栢 常茂不凋落

吉士懷真心悟物思遠託揚志
常茂不凋落 吉士懷真心悟物思遠託揚志

玄雲際流目矚巖石 請曰吉士 濟曰玄雲取
其高也巖石取其固矚視也 善曰尚書曰

羨昔王子喬友道 羨昔王子喬友道 羨昔王子喬友道

連翩御飛鶴 連翩御飛鶴 連翩御飛鶴

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於緱山 善曰列仙傳

遊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 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

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

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

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立祠緱氏
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
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張湛曰以上能友於道友
或為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以修德思玄賦
曰續連翩兮紛暗暖
抗跡遺萬里豈戀生人
善本作樂長懷慕仙類眇善本作然心懸邈
民字抗舉也懸邈遠貌善曰廣雅曰抗舉
也楚辭曰悲申屠之抗跡王逸楚辭注曰懸
又曰細微之思也

游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上曰璞詩雖游仙意雜傲誕
下曰道德信遠乎哉善曰

元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縹緲
銖纓絨食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
之制文多自叙雖志狹中區而
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京華游俠客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

託蓬萊 濟曰朱門貴門蓬萊仙山名若如也

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曰先居山
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山

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而王庭藏養生而侍
十洲記曰臣故韜隱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

遊海上見安期生少君謂武帝曰臣常臨源

挹清波陵岡掇丹莢 拾黃草也 善曰陵上掇

葦詩傳曰挹斟也又曰掇拾也本草經曰赤
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九草之初生通名曰赤

丹黃故曰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銑曰靈谿
善曰靈谿名也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也

安何也 善曰靈谿名也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也

九里曰雲梯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必取宋而張

湛列子注曰班輸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

向曰莊周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周賢使厚幣迎許之為相周笑謂使者曰亟去無汗我

幣迎許之為相周笑謂使者曰亟去無汗我故云傲吏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遂駕

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

乎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去是曰逸妻善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

園吏楚威王聞莊子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子笑謂楚使使曰亟去無汗我列女傳

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為人所制能

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而隱進則保龍見退則觸藩羝中翰曰易云九二見龍在田龍德正

而受困也將進於道德以保中正之義不可歸於俗務就羸角之困者善曰進謂求仙

也退謂處俗也又曰周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而正中者也又曰周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

無能遂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伯夷叔齊

二人取武王伐君之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璞將蹈於風塵之外不為夷齊守此小節

故長揖謝之而去善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

鼻使高謝之而去善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

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

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向曰青谿山名道

何誰云是鬼谷子所說蘇秦學於鬼谷子今

記曰蘇秦東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穎川陽城有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翹跡企

穎陽臨河思洗耳銑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高也企舉踵也言思慕此事乃臨河洗其耳翹

請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沛澤之中

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下由穎川之陽琴操

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閻闔西南來

潛波渙鱗起翰曰允為閻闔善曰閻闔風水波渙然如

西京賦曰高誘曰允為閻闔靈妃顧我笑粲然

啓玉齒善曰靈妃也毛詩曰顧我則笑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蹇

說君者吾未嘗落齒司馬彪曰啓齒笑也蹇

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良曰蹇脩古之賢媒

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

蹇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銑曰翡翠鳥名者

言珍禽芳草遮相輝映可綠蘿結高林蒙籠

蓋一山向曰綠蘿松蘿也善曰陸機毛詩

相毛萋曰與女蘿施于松中有冥寂士靜嘯撫

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翰曰冥幽霄

挹酌也善曰冥玄默也楚辭曰放遊志乎

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垂雲凌霄與造化道

遙魏文帝典論曰飢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

煙濟曰赤松子者神仙農時兩師也善曰列仙傳

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帝常止西王母石

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者歌曰

遂垂萬龍輔馳騁九野嵇康荅難曰倭倭

以栢實方目赤松以水玉垂煙古白鴻頌曰

茲亦耿介左挹浮丘袖右拍白洪崖肩浮良曰

矯翻紫煙人善曰列仙傳曰拊也西京賦曰

洪崖並上嵩高山說文曰仙傳曰拊也西京賦曰

子喬以上指塵神仙傳曰拊也西京賦曰

其崖立而指塵神仙傳曰拊也西京賦曰

生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龜鶴之壽皆千歲以比仙人也養生要論曰戴

禮鶴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要論曰戴

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

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噎此其所以為壽也

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不可頓而止之

善曰楚辭曰貫鴻濛於東謁兮維六龍於扶

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

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

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

謝叙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

吾生獨不化翰曰雉入淮為蜃雀入海為蛤

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

魚鼈莫不能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

唯人不能哀夫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

丹谿仙者所居騰升也雲螭龍也善曰魏

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然而感

者望乘風雲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

善本三舍 良曰魯陽公與韓邁難戰酣日

向字八宿一宿為一舍璞愧無此德迴日使

反得駐其壽也善曰淮南子曰魯陽公與

韓邁難戰酣日暮接戈而麾之日為之臨川

反三舍許慎曰二十十八宿宿為一舍

遊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

楚辭曰憂不暇兮寢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游 疾也言有輕霄天迅

資必好仙者之道善曰逸翮思拂霄清源無

增瀾安得運吞舟 瀾翰大波也吞舟大魚也言

小水不能運吞舟之魚俗人不足知游仙之

事善曰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

俗不足容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

含清源楚辭曰谿谷嶄巖水增波韓詩外傳

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汚世 珪璋雖特達明月

亦猶此也善曰珪璋懼不受今以仙道示俗

子者雖有特達之善而明月上珠難闇投以喻

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潛穎怨青陽陵若哀

道眾莫不按劍相盼者 素秋翰曰穎君皆草木也生潛隱之處則怨

早及言仙俗殊事異宜與此相類善曰言

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臻陵若哀素秋之早

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善曰悲俗遷謝故

謂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教曰詳思斯戒明

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流

雜縣平寓魯門風煖將為災良曰海鳥曰爰

之恒知避其災是歲海多災乎夫廣川之鳥

是也善曰國語曰海鳥祭之爰居止於魯東

門外三日藏文仲使國祭之爰居止於魯東

以爲國典難以政也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

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賈逵注

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

雜縣也居吞舟浮善本作海底高浪駕蓬萊神

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銑曰此中神仙爲之

見其金銀臺闕而已善曰吞舟之魚已見

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

在焉而黃金白銀爲官闕未至望之如雲陵

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濟曰陵陽子明容成

丹溜石脂流出也揮以手揮也釣魚於溪

釣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

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指

朴子曰一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

帝師見於周穆王子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

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

見使仙人金葉王杯自來人前不姮娥揚妙音

洪崖領五其頤歌也洪崖古仙人也妙音謂善

文選二十一

四十四

娥弄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
秦曰妙音美人必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
曰廣雅曰順則歌也合升降隨長煙飄飄戲九
銑曰升降上下也九堦九天也積火自燒而隨
傳曰封子者黃帝時入也積火自燒而隨
煙上見一士焉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
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教而巳
今卒觀夫子於是始可與教為交乎士笑曰
今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遠哉然
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亦遠以
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奇齡邁五龍千歲
雲中盧敖視之弗見乃止

方嬰孩

龍次曰羽龍父曰宮龍此矣嬰孩小子同仙在善
方言此諸仙奇齡過此矣嬰孩小子同仙在善
解曰鄭玄禮記注曰君也齡年也五甲開山圖榮氏

身長曰角龍木也羽龍次曰宮龍次曰微龍火也
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父曰宮龍此矣嬰孩小子同仙在善
語注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在初生曰嬰兒國論
兒笑也孩小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昭良曰燕
入海蓬萊山求不死之藥終不能得故云
無靈氣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當
語入海蓬萊已見上文漢武內傳西王母使
人入海蓬萊已見上文漢武內傳西王母使
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當
語之好道然形慢神穢雖當
晦月也魄暗也善曰說文曰朔月一曰始也
窮也魄暗也善曰說文曰朔月一曰始也
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日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
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日月哉生魄孔安國曰益
六日明消也
而魄生也
葶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
秋濟之月益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

善本魄循翰曰循環而無

而魄生也
葶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
秋濟之月益

道由從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尊

謂之司馬彪續漢書曰楚辭曰吾北陸謂之冬西陸

王逸曰義和日也楚辭曰吾北陸謂之冬西陸

白道漢書云日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

左傳曰分日同道謂春寒露拂陵若女蘿辭松

栢良曰為寒所拂將以上草女蘿兔絲也綠於松

淮南子曰與女蘿施于松栢毛萇曰葛寄生也

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栢毛萇曰葛寄生也

女蘿也松 薜榮不終朝 蜉蝣豈見夕 銑曰薜榮

暮落蜉蝣小虫名朝生夕死此皆比人生之

短也善曰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

以為薜榮華莊生以爲朝菌其物向晨而結

絕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

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芝草靈液玉山名奇草

善曰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

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

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王孫列八

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桂參天

珍安期鍊五石安翰曰王孫王子貴者饌八

白礬之味仙者服五石之藥五石者丹砂雄黃

謂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

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

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磁石

也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容

善曰當途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

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

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曰當仕路也

子曰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子之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子之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子之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子之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子之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子之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子之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子之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子之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子之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子之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子之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子之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子之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文選卷第二十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招隱

左太冲招隱詩二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反招隱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游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謝叔源游西池詩一首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一首

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晚出西射堂一首

登池上樓一首

游南亭一首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

石壁精舍還湖中一首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一首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

後湖作一首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謝玄暉游東田一首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一

首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宿東園一首

沈道士館一首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漑登琅邪城

詩一首

招隱詩二首

五言 善曰韓子曰 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冲

良曰思苦天下溷濁故將招 尋隱者欲以退不仕 善曰

雜詩左居陸後 而此在前誤也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向曰荒廢之道橫 絕古今以喻時也

善曰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 杖策而去說文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

策董仲舒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難踐鄭玄 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難踐鄭玄

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善曰結構謂交結 構架也魯靈光殿

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 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

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 以白雪停陰岡

丹葩曜陽林

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 曰陰爾雅曰山之脊曰岡鄭玄 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

鱗或作善本浮沈

向曰瓊瑤皆玉言水有之織 小魚也善曰楚辭曰飲

有清音

善曰禮記曰絲 竹樂之器也

悲吟

濟曰木叢生曰灌 木善曰毛詩曰其肅 也南都賦曰秋菊兼猴糧幽蘭間重襟

以餐故云兼糗糧蘭可以佩故云間重襟也
善曰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堅露夕餐秋菊之
落英毛詩曰乃裹糗糧毛萇曰糗食也楚辭
曰紉秋蘭以為佩然蘭可為佩故以間襟也

躑躅足力煩聊欲投吾簪煩曰言世務勞也躑躅周行貌
簪而隱於此中搔首躑躅阮嗣宗勞從汝足力
煩殆也毛詩曰強鄭玄毛詩箋曰聊且
薪疲病足力不強鄭玄毛詩箋曰聊且
略之辭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且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始經營之始東山
思所居之東山也木叢生曰榛善曰王隱
晉書曰左思從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

毛詩曰叢木曰榛靈臺高誘淮南子榛
注曰叢木曰榛靈臺高誘淮南子榛

聊可瑩心神井銑曰瑩清也善曰周易曰
善本作 菴青葱間竹栢得其真菴曰周易曰
峭字

真謂不彫也善曰峭菴鮮明貌孫卿子曰
桃李菴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栢經
隆冬而不可凋蒙霜雪而
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弱葉栖霜雪飛榮流

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良曰言竹栢
爵五等之爵服五等之服皆不可以常玩必
有奸惡屈伸於其間善曰言爵服之常玩必

無常玩時有奸惡隨之屈伸管子曰將立朝
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朝
人賤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賦之行已也

息時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入銑曰結綬謂
與時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入銑曰結綬謂
而後生纏牽彈冠去埃塵入銑曰結綬謂

累之憂或彈冠而去埃塵途或結綬以固亦多
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育
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當世往者有王陽育

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彈冠言其相
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彈冠言其相

去塵埃之間離羣物 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

仁不向以謂如柳下惠與少連降志辱身吾亦

亦不以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

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

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伯夷叔

則異於是無可怨又子曰不可我相與觀所尚逍

極善本作良辰所尚則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

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

招隱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 翰曰夷平也躑躅

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振衣而趨杜預左氏

躑躅注曰振也躑躅與躑同躑躅欲安之幽人在

浚谷履道坦坦幽人者浚深也通賦曰眷浚谷

而勿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也良曰藻水草

詩曰于以采藻于彼行 毛詩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藻于彼行

麓山足也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 雲幄曰

大慶也幄帳也善曰劉公幹詩曰大慶雲

構又齊都賦曰翠幄浮游杜預左氏傳注曰

幄帳結風激楚字竹蘭林回芳薄秀木結

木留也蘭香草也蘭氣迴轉薄迫於秀茂之

卓與蕙林王逸楚辭注曰山溜何泠泠飛泉

瀨鳴玉善翰曰言飛泉激蕩玉石而有聲也

辭曰吸泉之微
王亦變地具上注
會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善本附靈波頽齊日

者美之也又似崩頽之響赴於幽深之曲曾
猶深地也則可謂至樂何事趨於榮利而有至

樂無有哉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
美而游乎至樂之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為天

下康淳散樸許慎淮南子富貴苟難圖稅駕
莊曰澆薄也澆與澆同從所欲也謂隱居也

從所欲善曰論語子曰捨也從而可求也雖執鞭
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上

辭榮也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上
方者謂曰舍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也

反招隱詩一首五言
王康琚康琚向曰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
伏柱史為周柱下夷叔齊自竄首陽之山老聃

耳字隱劣於大隱明矣善曰史記曰老子名
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昔在太平

時亦有巢居子濟曰謂堯有隱人常以樹為
善曰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
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

人號曰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良曰今謂
巢父之也云能無言亦有也善曰解朝曰
明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善曰
遭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善曰
漢書序曰山林之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
士往而不能反
鷓鴣先晨鳴哀風中善本夜起凝霜凋朱顏
寒泉傷玉趾思銳曰言山中鳥音風聲不足
好也鷓鴣鳥名趾足善曰琴操曰許由云
吾志在青雲何乃劣為九州伍長乎莊子
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
隱晉書李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韞積道藝
楚辭曰鷓鴣朝嘶而悲鳴雀琦又曰蠲曰再奏
致哀風曰楚辭曰漱凝霜之零零又曰蠲曰再奏
雅朱顏毛詩曰爰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為
洛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王趾辱見寡君
周才信眾人偏智任諸已良曰從俗為周才

曰以出任為周才隱居為偏智傳子曰推分
君子周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己曰推分
得天和矯性失至理去翰曰自苦曰矯性推分
曰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
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太平
大宗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夭死季由
蘓公孫朝曰迫性命之情而不得天者也列
子公孫朝曰迫性命之情而不得天者也列
均天下之至理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不
至郭象莊子注曰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至理盡於自得曰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濟曰歸來呼隱者使歸於代也一期望安何也
善曰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期望安何也
長又曰遊乎萬物之所始孫卿
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遊覽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魏文帝

良曰魏姓曹氏魏志云文帝

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相後受漢禪即皇帝位此詩未即位時作謂文帝者後人題之芙蓉池名善注同

乘輦夜行游道遥步西園

善曰鄴都之西園

垂輦于宮中毛萇

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

詩傳曰垂升也 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庭

摩蒼天

善曰子虛賦曰上天言高也蒼青

朝七言曰折羽

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

翼兮摩蒼天 丹赤華光也

上天垂光采五色

一何鮮

鮮明也謂有五色雲 壽命非松喬誰能

得神仙

善曰赤松子喬古仙人也

師也王子喬即周靈王太子晉 遨遊快心意

保已終百年

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

日中壽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善曰淮南郡

之于湖縣南所謂姑熟即南州矣

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有

九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

孰大築府第 殷仲文

文銑曰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陳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

以桓玄之姊夫玄偕立為長史帝
反正出為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
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禍及姑熟
桓玄所出大築府第於此國南故
曰南州其界九井山仲文從玄於
此游故作是詩叙其進退危懼之
情也善

注同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向曰四運四時也

若一行也若魚鱗之相次其物理變化亦各均平

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陰陽四時運行

撥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獨有清秋日能使

高興盡善翰曰潘安仁有秋興賦鄭玄周禮注

實也言欲成也善曰緊猶爽籟驚善本作幽律哀壑叩

虛牝良曰爽清也籟風激物之聲也驚起也

也激爽籟而起其幽律衝哀壑而叩其虛牝

也爾雅曰爽差也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聞地籟子游曰地籟

則衆竅是已郭象曰今籟蕭也夫籟管參差

擊也注曰警起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歲寒無

早秀浮榮甘夙隕秀銑曰言歲既寒草木無復

榮之實謂之秀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何

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向曰言己貞正其猶

朝菌謂被桓玄所制憂懼至斯也善曰松貞

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松貞

後知松栢之後曰薄辭也論朝菌不知晦朔哲

匠感蕭辰肅此塵外軫翰曰哲智也匠謂善

蕭辰謂秋風蕭瑟之辰言玄感此時進駕於

高山出於塵外也肅猶清也軫車也

匠謂桓玄也蕭辰言秋辰也言秋辰萬物之形

析子曰聖人道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

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

曰孔子曰彷徨塵垢之外道遙無為之業郭象

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

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已明車也

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濟曰從謂玄大設

爵猶飛杯也邀屈妙勝之人相引而飲也善

曰論語子曰沈愛衆而親仁說文曰紆屈也善

所以進已故通呼曰勝也良友伊余樂好仁感

祛吝亦泯桓玄曰好仁之懷使我疑或鄙吝祛

除泯絕也蘇遊而曰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蘇晉賢人

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蘇晉賢人

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黃叔度傳

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

鄙吝之萌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猥首阿衡朝

將貽匈奴哂首於阿衡之朝恐匈奴聞之而

笑我矣此仲文自謙而美桓玄也玄為大司

馬以比伊尹為阿衡也善曰阿衡喻玄也

言已以允猥妄首朝端允也尚書曰惟嗣王不

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允也尚書曰惟嗣王不

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

車千秋以一言悟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

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

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

非用賢也安一男子書上書即得之矣爾

雅曰貽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游西池一首五言

謝叔源向源曰少藏榮緒晉書云謝混字

謝叔源向源曰少藏榮緒晉書云謝混字

謝叔源向源曰少藏榮緒晉書云謝混字

謝叔源向源曰少藏榮緒晉書云謝混字

謝叔源向源曰少藏榮緒晉書云謝混字

謝叔源向源曰少藏榮緒晉書云謝混字

謝叔源向源曰少藏榮緒晉書云謝混字

謝叔源向源曰少藏榮緒晉書云謝混字

謝叔源向源曰少藏榮緒晉書云謝混字

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西池丹

善注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韓詩曰蟋蟀在堂歲

日月其除皆思友之詩也廢朋友之道缺矣勞

者歌其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

樂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

自苦其事故以為文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

日蹉暉楚辭曰驥垂兩耳中逍遙越城肆願

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道也

山陵闕城關也善曰說文曰越度也鄭玄

子曰被加也言加大車而通城關也廣雅

繁囿白雲屯曾阿物也蕩動也繁囿謂園囿

景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澄華麗也景日斜也湛

有蘭也芳柯蘭枝也徒倚時行也善曰毛

詩曰褰裳涉溱鄭玄曰揭衣度溱水也潘岳

詩曰楚辭曰歸鴈映蘭玄曰揭衣度溱水也

暮獨如何翰曰美人不謂友也愆過也言友

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無為牽

所思南榮誠其多銑曰楚庚桑子誠南榮越

遲暮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

思營營謂相思不已自誠之詞
庚桑楚謂南榮趯曰全汝形抱汝
善曰莊子
思慮營營
生無使汝
楚處朱切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
五言靈運山居賦注曰大

湖小巫

謝惠連
所向曰樓即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
音饒星羅謂夜也

王逸曰楚人名曰楚辭曰倚沼畦瀛兮遙望博
蘭旌王之逸曰楚辭曰搴小楫也

對迴潮
入濟曰迴潮臺上有木曰榭水決復

詩外傳曰憇息也爾雅曰阿谷之豫隱曲之汜韓輟

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猿響

山椒
注曰山椒並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子

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椒丘亭亭映江月
馬於山椒並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子

颺出谷
音標颺風也亭亭迫貌

寡逸楚辭注曰風濶濶而風疾貌
王逸曰楚辭注曰風濶濶而風疾貌

露盈條
注曰露盈滿也岫山峯也

輕貌法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諠囂
斐垂貌法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諠囂

日積盪洗諠聒囂氣也
蘊積盪洗諠聒囂氣也

記注曰聞諠囂
則人有意動作

悟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善曰毛詩曰彼與晤同古字通

悟對也
善曰毛詩曰彼與晤同古字通

文選卷二十一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水五言注善曰

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

固北

謝靈運

濟曰京口江上北山樓望江

而應制九詔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

良曰玉璽謂天子

誠信使敬於上黃屋謂人君以黃繒為蓋此

者示人崇高有異於下也善曰言聖人佩

玉璽所以為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

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紀以來天子獨以

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蓋為名教二事

用言之至於大道化人在神理超遠而已道實

神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束物也周易曰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昔聞汾

水游今見塵外鑣山汾水之陽宵然喪其天之

下故云昔聞也今見者謂宋高祖登北固山

善曰莊子曰於塵外正與堯意相合也鑣銜也

以馬猶軫鳴笳發春渚稅鑿登山椒蕭也茹

駕行必吹簫稅捨鑿駕也山椒山頂也猶善

已見上文張組眺倒景列遙曠歸潮組惟也

都賦曰張組帷構流蘇遊天台山賦曰善或倒

景於重瀛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
舉觀滄溟蓬萊陰倒景崑崙崙崙崙崙崙崙
臨水而倒影倒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臯良曰
謂之倒景也江臯江曲也善曰蘭薄戶樹瓊木籬此然
也麗美也江臯江曲也善曰蘭薄戶樹瓊木籬此然
也楚辭曰朝聘驚弓蘭薄戶樹瓊木籬此然
此意微與王逸注異不可以王義曲曰臯
薛曰朝聘驚弓江臯王逸曰澤曲曰臯
隰美帝綠柳墟囿散紅桃濕曰高平曰原
墟丘園也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
柳梯梯者葢手也桃則華黃與梯音義同廣
雅曰墟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向曰皇宋
居也墟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向曰皇宋
宋高美此陽春而布德澤故萬象皆光昭也
善曰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
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鑒顧已枉
孝經鈞命决曰地以舒形萬物咸載顧已枉
維繫撫志慙場苗翰曰詩云維皎皎以永今朝

白駒喻賢人有潔白之德使入仕也靈運自謙顧
繫皆繫也喻賢人有潔白之德使入仕也靈運自謙顧
而已非賢枉見繫繫而仕循撫其志實慙食祿
皎皎維白駒以食我場苗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
繫之維白駒以食我場苗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
巢滑曰工巧也今朝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
若此呂氏春秋曰拙愚智可得而賢不肖各反其質
曾是紫舊想覽物奏長謠靈運云素願自歌也
今觀山水樂之則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
奏長歌也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
隱居之志也數逝賦曰覽前物而
懷之劉琨答盧諶詩曰引領長謠

晚出西射堂一首

不得意作是詩也然此以
下皆永嘉所作善注同
靈運曰射堂在

謝靈運

步出西掖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魚嶽各五

青翠杳深沈向曰岑山峯也山橫曰障巘也

善曰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爾雅曰山正

郭嶽嶽崖之別名爾雅曰重巘廉文宇集略曰嶽嶽崖也王逸楚辭注曰杏深真也

霜楓葉丹夕曛嵐含氣陰翰曰楓木名曛黃

善曰楚辭曰與曛黃而為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兮嵐氣清埤蒼

風也嵐山節徃感不淺感來念已深濟曰節時

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舍情尚勞愛如何

離賞心類良曰羈雌無耦也萬物含情尚愛儔

七葢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言鳥含情尚如勞愛况乎人而離於賞

也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也言曰華白緇黑

故從其衣衿也善曰孫綽子曰柔顏收紅藻好醜之貌可見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

玄鬢吐素華古詩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曰衣帶日已緩

向曰安排之理空有其言善曰言不安排之事

琴而己靈運以此自解善曰言獨不言安

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化乃入於寥天一曰

寥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寥一

賦曰處窮獨而不悶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

登池上樓一首五言出時有疾起而作是

善曰永嘉郡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

乍前淵沈濟曰虬龍乍慙也虬以潛處而自

網故有愧慙虬鴻以遠飛而善曰虬以深潛而

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

水居又曰說文曰虬龍有角者淮南子曰蛟龍

也薄與泊同古字通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止

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智良曰言進德

給力不堪任尸子曰周易子曰君子進德脩

也孟永嘉海曰狗從也窮海謂永嘉郡也善曰趙岐

也孟永嘉海曰狗從也窮海謂永嘉郡也善曰趙岐

也病病衾枕昧節候寒開暫窺臨衾枕暗於

物候也云善本無此兩句景傾耳聆波瀾舉目

眺嶠嶽嶽貌音欽善曰翰禮曰聆眺望也嶽嶽山

笑洞簫賦曰嶽嶽嶽嶽嶽嶽嶽嶽嶽嶽嶽嶽嶽嶽嶽

改故陰陽冬為陰也春也革改緒餘也春為

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神農池塘生春草園

柳變鳴禽邠邠傷豳歌萋萋感楚吟良曰

禽鶯也銑曰詩幽風曰春日遲遲采繁邠

感傷此歌吟也善曰毛詩幽風曰春日遲遲

遲采繁邠邠楚辭曰王孫游兮不歸春日遲遲

兮萋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居向歲月多而

兮萋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居向歲月多而

難處其心也善曰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永久穀梁傳曰鄭伯
成於殺心積慮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執翰曰
雅操豈獨於古無悶也善曰道驗之於我將為之
矣易云遜世無悶善曰莊子周兩責影曰
操與周易曰遜世何其無持

游南亭一首

五言南亭

銑曰靈運所居之善曰永嘉郡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濟曰時竟謂日暮

澄清也霽雨止也善曰淮南子曰季夏之

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時雨也說文曰霖

霖雨成川澤然則雲出晴則雲歸山密林舍餘清遠峯隱半規清涼也隱半規謂日後氣尚

外隱半規圓日之形也張載歲夕詩曰白日

隨天迴暎以癡悔昏墊丁苦旅館眺郊歧銑

癡病也昏霧墊也郭外曰郊歧道也苦也旅館

毛萇詩傳曰痲病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下

民昏墊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

水災也杜預左氏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

向曰被覆也漸善曰楚辭曰芙蓉始發維斯

路漸廣雅曰漸善曰楚辭曰芙蓉始發維斯

荷王逸曰芙蓉未厭青春好已觀善本朱明移

翰曰夏為朱明善曰楚辭曰朱明感感物

歎星星白髮垂也翰曰感感憂思貌感此節物

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居戚戚而解古長歌

生於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良曰餌食也
醫垂於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良曰餌食也
食故衰疾忽在斯良曰餌食也
既止故有衰疾忽在斯良曰餌食也

水息景偃舊崖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而樂子也
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而樂子也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而樂子也

也坐而今日也起向也行而令也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而樂子也

待也而况乎以有陰與夜吾代也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而樂子也

而彼往則我與之往也司馬彪曰屯聚也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而樂子也

代也夜代謂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亮向信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而樂子也

良義知友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而樂子也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五言 翰曰赤石

進也善曰靈運遊名山志曰永寧

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

屢興沒濟曰水宿宿於舟中歸也淹久興起也

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歇而山有五色

水赤水之氣上蒸周覽倦瀛壖而况乃陵窮

為霞陰而赫然周覽倦瀛壖而况乃陵窮

髮良曰瀛壖岸也周覽倦瀛壖而况乃陵窮

北海之北也善曰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

九土史記鄒衍曰善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

昭曰謂緣河邊地鄭玄禮記曰盡河橋棄地韋

嶺窮髮之地人舉帆揚越以為標的觀川后時

安流天吳靜不發善銑曰洛川后波神賦曰天吳靜波

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陽之谷

神曰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八首八足八尾

青黃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石生海月如

鏡皆中食故采拾之挂席則揚帆也善曰

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善如

也鏡海賦維長綸挂席其義一溟漲無端倪虛舟

有超越舟而進曰溟漲皆海也端倪猶涯際也輕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以溟為名謝丞

南溟李弘範曰廣大窅冥故以溟為名謝丞

後漢書曰陳茂常度漲海莊子曰曰反覆

終始不端倪音義曰倪音崔莊子曰有虛

舟來觸舟孔安國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

尚書傳曰越遠也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

濟曰齊相田單攻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為書

遺燕將燕相田單攻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為書

也王欲爵仲連謂詹子曰海上故云輕組組

居魏闕之下故云眷可悅善曰言仲連輕齊

組而之海上明海可悅善曰言仲連輕齊

聊城不之譏故云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

燕將欲爵將得書連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魯

魏闕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在江海之上說魏

象魏也言身在王室內也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

忽適良曰則不忘也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

子白圭曰宋君少主也而務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

注曰德之所流蕩矜名而務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

其言適已所以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鉞子曰

恣以適已自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鉞子曰

困於陳太公任往吊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

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故不免言可用於

文選二十一

文選二十一

文選二十一

文選二十一

文選二十一

文選二十一

文選二十一

文選二十一

文選二十一

文選二十一

文選二十一

文選二十一

物則傷於已靈運將依太公任之言不為人
用謝去天伐以存其生善曰莊子曰孔子
圍於陳太公往吊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
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汚昭昭若
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澤
之中入獸不亂羣八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
況人乎謝去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五言靈運遊山

寺也善曰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
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
水渚山溪澗九有五處南第
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

澹忘歸日向澹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

歸王逸曰娛也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日落也善曰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尚早正

毛詩箋曰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

善曰霏暮故收斂也艾荷迭映蔚蒲稗支相因

依蔚茂隱映也善曰水草迭遮也映蔚其色

草之似穀者薄懈切阮籍披拂趨南徑愉悅

偃東扉臥銑曰南徑東扉即所居也趨疾行偃

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爾雅曰慮澹物自

輕意愜理無違外物自思慮澹然志無違也

善曰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猶足也

孫卿子曰內省則外物輕矣廣雅曰澹可也

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翰曰言養生不出

善曰楚辭曰願寄言於三鳥老子曰攝持也左氏傳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說文曰推排也謂推排以求也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善曰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澗六處

善曰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澗六處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良曰策杖也絕

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駁郭

嶺臨迴谿璞遊仙詩曰山林隱遯棲

首以抗舉也長林羅戶庭善本作積石擁基

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

子惑故蹊賦曰欲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曰

故路失活活夕流駛賦曰欲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曰

水聲駛疾也賦曰欲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曰

鳴也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良曰自沉

別理但欲守道使不攜離

君平沉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

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蕙類曰九秋蕙草之類

善曰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班固終南

山之賦曰三春之季孟夏居常以待終處順故

安排排向曰居常道以待終不能入於我也善

曰新序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死於我之終

同懷客共登青雲梯者因雲而升謂友人也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五言

則靈運所居南山北山北山兩居善曰靈運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憇陰峯良曰山南曰陽也

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徑路也迥遠也策杖

日明貌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善本冬切

山半曰俛下視高杪末聆聽也淙水聲言登於

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聲善曰

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銑曰丰草盛也言

雷雨作解竟何感動而令草木升長皆得盛
容善曰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
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爾雅曰感動也周易曰
地中有木升丰容悅茂貌郭璞曰感動也周
易曰

初篁苞綠籜各新蒲含紫茸
而容反曰篁苞
裹也籜竹皮紫茸蒲花也善曰服虔漢書
注曰篁叢竹也籜竹皮也蒼頡篇曰草草貌

然賦曰擢紫茸茸也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江賦曰擢紫茸茸也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翰曰海鷗一名海鷗張海中隨潮上南下爾雅

志曰鷗鷖一名海鷗張海中隨潮上南下爾雅
曰鷗鷖一名海鷗張海中隨潮上南下爾雅

風毛蓑天雞毛習習和舒貌谷撫化心無厭覽物
春彌重良曰撫萬物變化雖無厭倦覽春物
曰聖人遊於變化之見上文眷猶戀也亦不惜去

與之萬人遊於變化之見上文眷猶戀也亦不惜去
人遠但恨莫與同向曰去人謂隱人也但恨

善曰言獨在山中無孤游非情歎賞廢理誰
人共遊人謂古人也孤游非情歎賞廢理誰
通濟曰言非我情獨為歎息耳賞此廢此是
而賞心若廢茲善曰言已孤遊非情所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五言也
與靈運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
與七里山分派去斤竹澗數里

謝靈運
後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也曙曉也光日
地記云後與彌猴不共山宿巖下雲方合花
上露猶泫善曰犬廣雅曰翰方始也露垂貌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隈隩鳥迨逋陁陁刑峴

山嶺也郭璞曰善曰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

隈聲類曰絕曰隈山嶺小高也連山與中斷曰過澗既

厲急登棧亦凌善字本作緬流也山行險處急急

板棧路緬遠也善曰毛詩曰深則厲毛詩

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廣雅曰川渚屢逕

復乘流翫迴轉善曰楚辭曰往來也乘隨也

乘流則逝曰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蘋萍

菰蒲皆水草泛浮冒覆也善曰毛企石挹

飛泉攀林摘葉卷翰謂初生未展也挹酌也葉

文曰企舉踵也毛詩傳曰挹想見山阿

也猶今言酌也飛泉已見上文

人薜蘿若在眼阿良曰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

也善注同眼見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蘭

皆芳草可以投贈者言事君勤苦空結於懷

所知遲客詩曰何感離折然則握蘭已屢摘路

阻莫贈問云何感離折然則握蘭已屢摘路

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

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棗據逸民賦

曰沐兮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

申也又司馬彪莊子注曰展情用賞為美事昧

竟誰辨昧誰曰言賞樂忠誠自以言事無高翫而

情幽昧誰能分別乎此觀此遺物慮一悟得

所遣道向曰觀此而遣山水使人遺忘物慮一悟得

慷慨遺物而與大道不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郭
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
又遣其所遣遣之是以非去也無遣
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五言 善曰丹

遊苑晉時藥園元嘉十年也築隄壅水名
為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

平十二年
為元嘉

顏延年 北湖觀收田勤苦應詔作此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 濟曰周穆王周行

跡夏禹曰予垂四載隨山刊木故云窮轍跡
歷山川也善曰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

轍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
馬跡焉尚書禹曰予乘四載隨山采木孔

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蓄軫豈明懋

善游皆聖仙 良曰曰明德勉厲之君善為巡游

者皆是聖智靈仙之主善曰蓄軫不行豈
是欽明懋德之右善遊天下皆是睿聖神仙

之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范曄後漢書
劉安奏曰安皇帝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

周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壘 善本帝暉

光膺當也順時而動天子輦動出則傳蹕止
人清道也堰田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順

動而人服漢儀注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
人清道漢書曰揚雄有田一廛晉灼曰廛一

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 阿城上樓觀

豐茂穎穗也金駕金車也善曰孔安國尚
書傳曰穎穗也金駕金輅也言上撲看穗也

飛奔互流綴緹殼代迴環 翰曰飛奔車

蔽也猶飛奔互流綴緹殼代迴環也或流散或

文選卷二十一 二 五

連綴緹毅騎也迴環周行也善曰飛奔車
也陸景典語曰飛車策馬橫騰超進越絕書
曰車奔馬騰緹毅騎也續漢書曰緹騎神行
三百人屬執金吾吳都賦曰毅騎焜煌神行

埽浮景交映爭善本光作溢中天天子與神俱
行等於浮景與日爭光盈溢於中天子與神俱
列子曰黃帝夢遊華胥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曰

漢書注曰埽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
西沉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

中葉之號曰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冬十月開
也此時律落之物雖復殘悴而盈於初

化之先言其足觀也善曰言開冬而視初
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

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
羽獵賦曰玄冬季月萬物徂落於外孔安國

尚書傳曰眷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
玄禮記注曰曰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陽陸

化禮記注曰曰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陽陸

也善曰精氣謂太陽精也陰谷之氣如寒煙

鎮柱也五帝處其陽陸買達攢素既森藹積

國語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陰攢素既森藹積

翠亦葱芊善本枝故云攢素森藹貌松

貌重布故云積翠葱芊也茂息饗報嘉歲通

急戒無年向也嘉歲豐歲也戒備也無年之

二月以備飢年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

也又曰國無六年之蓄曰急三年耕必有一

通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

公旬用一日焉鄭玄曰無歲無禮備也急要

也通於百姓之急者温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

預戒於無年之急時温渥浹輿隸至賤者言天子温厚之德

翰曰渥厚也輿隸至賤者言天子温厚之德

幣於至賤及後筵延年自謂善曰温厚之德

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
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卑臣與與臣隸孔安國
尚書傳曰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從帝以
屬逮也觀土風而作陳詩既畢愧不妍善曰禮
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纏墨牽也良曰纏牽馬轡
馬行延年自言疲弱不能捷速非纏牽所累
凌遽捷速也善曰言已才疲弱而謝急遽
其所取累非由纏牽西京賦曰百禽凌遽戰
國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弟子駕凌遽
之馬過京父之弟子曰駕千里之馬而不能
取千里何京父之弟子曰纏牽長故纏牽於事
萬分之一也而
難千里之行也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一首

銑曰此
題延年待游蒜山觀其詩意乃不
從駕恐題之誤善曰劉楨京口記

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
十六年也蒜山在潤州西二里京口
州在潤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去臨東溟北列元天山名

觀太山東南東溟謂東海之善曰莊子曰關
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過氏之子曰相與謀
致入於造物共之元天之名也漢書儀曰泰
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山名也漢書儀曰泰
山東南日觀者雞鳴時見其高如欲出長三
丈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孫
綽答許高詩曰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
天山最高在東址日景出即見入河起陽峽

踐華因削成山翰曰秦築長城渡河據陽山峽
面峻如削成善曰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
城制險塞起臨眺至遼東於秦使蒙恬築長

城制險塞起臨眺至遼東於秦使蒙恬築長
城制險塞起臨眺至遼東於秦使蒙恬築長

王逸楚辭注曰歷山側峽與陝通過秦論曰

巖險去漢宇襟衛徙吳京濟曰漢水秦之關

有吳開國巖谷之險襟帶之固去彼漢宇襟

就吳之京善曰言巖險之固去彼漢宇襟

帶周衛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吳故曰吳京也

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吳故曰吳京也

不足以為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為鉞曰因流

周禮注曰能生非類曰化魯靈光殿賦曰神

之營園縣極方望邑社揔地靈陵向曰園縣山

祭四方羣神地靈地祇也言極盡揔括於此

宋都其地故美言也善曰園縣廟園之縣

也邑社陵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陵傍置園

奉園陵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祭四方羣無

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祭四方羣無

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無

戴禮天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揔皆地大

靈降甘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道翰日宅居

也言帝所居之界實光星紀之緯辰北方星

宋以水德故云誕曜應辰明道翰日宅居

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

宅是星紀奄有衡霍吳都賦曰固其南郊賦曰

當星紀誕曜浮耀也禮記威儀曰君乘水而

王辰星紀揚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君乘水而

北水德故云應也宋為睿思纏故里巡駕而舊

居晉陵丹徒也聖謂文也故云故里舊坳纏

也晉陵丹徒也聖謂文也故云故里舊坳纏

爾雅曰猶編也謂之善曰陟峯騰輦路尋雲抗

也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薨音萌抗舉也向曰鑿山峯節屋薨屋簷也

傳注曰薨屋棟也

善本一作英宣游弘下濟窮遠凝聖情野美言

之黃英初生草也向曰宣編弘大凝成也

言徧游窮遠大為下濟之道以成聖人之情

善曰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徨周易

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躬

儉以弘下岳濱有和會祥習在下征濟曰齊

岳濱諸侯莫不來服故云有和會先王卜征

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言我天子亦然

善曰國語曰齊桓公岳濱諸侯莫不來服尚

書曰新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人莫不來會左

氏傳鄭太宰石彘曰先王卜周南悲昔老留

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周南悲昔老留

滯感遺氓司善本談作萌字向曰漢武封太山

遷謂曰我不言我不得從登蒜山感慕之情

亦與談類善曰昔老謂司馬談也遺氓自

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嚴耕以謝職

始獲預觀盛禮所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

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封泰山而予空食

疲廊肆反稅事嚴耕廊廟之言已素餐疲倦於

稅事耕巖石之下此延年之謙詞也空食祿而

空食猶素餐也王逸楚辭注曰不空食祿而

巖廊也廊巖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曰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

作一首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晉陵

湖集曰周元嘉二十六年也

湖集曰周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良曰虞書云歲二月

吾王不游吾何以休載謂載也善曰尚書虞書曰歲二月吾何以休載謂載也

遊吾何以休春方動宸善本一作駕望幸傾

五州濟曰春方東方也九州之地宋得其五

州之人傾心望帝臨幸德譬如北辰故謂東方

者春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東方

壇望幸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七故謂北境

云五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神鏡水若山祇

也言感山管子之神稱警蹕於川路善曰山祇

前導也爾雅曰山之君興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

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

舟向王車也藻舟畫船也御幸也儀容儀也

曰瑤軫王輅也藻舟畫船也御幸也儀容儀也

賜奉朝請咫尺蒼上疏曰萬軸胤行衛千翼泛

飛浮宿衛也千艘也萬軸言多也胤繼也飛浮行衛

行貌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謂舟也越一絕

丈五尺二寸長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三長

九彫雲麗琰蓋祥飈被綵旂蓋以麗附也琰

鏤雲氣使飛揚其上被猶吹也綵旂名祥飈

瑞風吹使飛揚其上被猶吹也綵旂名祥飈

豐以翼樞桓子新論曰乘車王爪蓋禮緯江

卷之二十一

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良曰江南地名荆豔

女娟者津吏之女趙簡子所奏故云趙謳言今

激之歌簡子悅之趙女娟者趙河於中流奏河

天子之行亦復有趙女娟者趙河於中流奏河

楚舞之列女傳曰復有趙女娟者趙河於中流奏河

也初簡子南擊楚將度河用揖者少一人娟

攘袂操楫而請簡子遂與渡中流為簡

子波河激之冥冥其禱求福兮醉不醒而觀清

揚波兮杳冥冥其禱求福兮醉不醒而觀清

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

交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

悅人以為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金銑曰金練

夫溟海也善曰金練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

琰詩曰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

浦列子曰千西北極之北有溟海藐邈眇

字觀青崖衎漾觀綠疇見衍漾廣大也疇田

也善曰藐邈眇顧貌觀

漂漾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並畔為疇

字作人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也鱗曰民靈人神

都野人神所居淵丘善曰騫聳皆驚懼

鼓吹之盛皆騫聳驚懼善曰騫聳皆驚懼

之意也都野民靈所居淵丘善曰騫聳皆驚懼

所處也曾子曰陰之精氣為靈

洽川岳徧懷柔

濟曰道德禮儀普徧周洽故

矣懷柔柔安也

潤生民孔安國曰道善曰尚書曰德惠施乃浸

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

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毛萇曰懷來也

安行也喬高也鄭玄曰

王行也來安羣神也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之良曰昭建康城東橋行而宣導

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行而宣導

之昭建康城東橋行而宣導

之建康城東橋行而宣導

之康城東橋行而宣導

之城東橋行而宣導

之東橋行而宣導

之橋行而宣導

之行而宣導

之子而作是詩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良曰伐擊也通晨

史記曰關法嚴車臨迴陌嚴車臨迴陌暇歷城圍嚴整

迴遠延長暇視也闈城曲也善曰楚辭曰

雅曰暇視也毛萇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嚴車駕兮戲遊神女賦曰望余惟而延視廣

詩傳曰闈城曲也向曰隅善曰隅城隅也津橋迅風首旦發平路

岸也隅善曰隅城隅也津橋塞飛塵翰曰迅風喻法令暴急也飛塵喻時

涼又平日為余擾擾游宦子營營市井人濟曰

先乎平路善曰同於市井之人擾擾營營皆馳騁貌薄昭與淮南王書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漢書

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

日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懷金近從利撫

司馬彪曰九夫為井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王

劍遠辭親善曰謂遠仕者金印也利謂利祿

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孫羅哀之

徒垂肥衣輕懷金挾玉者為之倒屣說文曰

懷藏也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爭先

女傳秋胡子妻謂秋胡子曰怒撫劍從之列爭先

萬里途各事百年身善曰王羲之答許詢詩

忘永百年閑芳及雅節含彩吝驚春銑曰夫

已見上文序恐時過年謝吝惜也善曰以草喻人也

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也

陸機桑賦曰壘雅節可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

曹毗冶城賦曰含彩可以寶珍孔安國尚書

傳曰吝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賢向大也尊貴

惜也

灼盛熱勢也隱蔽淪沒也言人貴大則長居
盛熱孤賤則長見蔽沒也善曰說苑曰子賤
至單父請者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
黃香上疏曰江淮孤賤愚蒙小生隱淪謂幽
隱沈也容華消歇端為誰苦辛翰曰端正也
淪也容華消歇一生苦辛正為誰也歎恨之深
也容華消歇善曰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
自消歇古詩曰
輒軻長苦辛

游東田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濟曰則眺所居之東田善
眺有莊在鍾山東游還作

戚戚苦無悰 冬在攜手共行樂 良曰戚戚憂歎
貌悰亦樂也行

樂謂游東田也善曰戚戚已見上文漢書
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悰為樂亟韋昭曰悰
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坐苦無悰駕遊
博望山楊惲報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須

富貴 何時 尋雲陟累榭 隨山望菌閣 重曰陟升累
何曰榭菌香草也言菌閣羨也善曰尋雲

層累皆重也尚書曰隨山遠樹暖阡阡 善本
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蕙樓

字 仵 生煙紛漠漠 向曰暖不明貌阡阡茂貌
廣雅曰芊芊盛也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

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翰曰古詩云夕宿青
山不可上步步恒惆悵此言不對芳春酒以

消憂還如望青山郭之惆悵善曰言野外
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望彼青

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機悲行曰
遊客芳春林毛

詩曰為此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一首 五言

文選二十一 三十一

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璠梁典曰江淹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

香爐山孤峯秀起遊氣籠其上即樊蘊若煙氣

江文通廬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遊氣籠其上即樊蘊若煙氣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轉丹曰抱朴子服九

成子上古之仙人當亦愛此神鼎也淮南王曰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高皇之孫也好道術之士於八公劉安者漢

授以此山具鸞鶴往古盡仙靈有銑曰洪井西

崖先生乘鸞所憩之處鸞岡西有鶴嶺王喬控鶴經過之所故云具鸞鶴畫仙靈喻建平

王來也善曰張僧鑒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鸞崗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崗

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正東曰天墉城其北戶出

承洲山靈之所宗也治瑤草正翁及絕許玉真官仙靈之所宗也治瑤草正翁及絕許玉

樹信慈青向盛蔚貌玉樹皆義言之翁絕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賦曰瑤草玉芝也本

瑾龕絕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草木叢生曰薄杳冥深暗貌

則謂似香鑪之煙善曰王逸楚辭注曰中草木交曰薄楚辭曰杳冥而薄天

坐瞰蜿虹俛伏視流星濟曰中坐半山坐也

視流星言山之高賦善曰西京賦曰瞰流虵星

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其耳目必驚也善曰言未盡尋

則知驚其耳目必驚也善曰言未盡尋

也極盡日落長沙渚會陰萬里生名銑曰長沙地

山高而陰遠善曰曾重也蔡籍蘭素多意

臨風默舍情而坐此意素多臨風默然舍情

善曰多意多佳意也善曰情未申也楚辭曰

慮所以未申肅賦曰藉皋蘭之猗靡楚辭曰

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臨風已見月賦今日方學

松栢隱著逐市井名方猶將也言將隱而棄

榮利也楚辭曰山中人已見上文奉善本作

飲石泉兮蔭松栢市井已見上文奉善本作

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旌濟謂建平王首篇也光

言承此之末伏思託後旌濟謂建平王首篇也光

曰光誦猶華篇也後旌猶後乘也善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五言徐爰釋

北十里有鍾山裴子野宋略曰

沈休文陽向曰宋西尚為西陽王

靈山紀地德險峭善本作資岳善本作靈

紀猶表也資猶因也善曰說苑齊景公曰

天不兩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

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

靈隱晉書荀晞曰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枕

嶽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秦宮觀之儀表

少室山近周王之城善曰毛詩曰終南山何

有有條有枝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巔以爲關

三十五

南賦曰嵩中岳也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延之西

征賦曰嵩中岳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

在少室峯下東京賦曰然後帝作建登王城翠鳳

翔淮海衿帶繞神垆海向日鳳翔帶之宋興於淮

建業焉稱神者美言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

翔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

但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衿帶神垆並見

文上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山其一北故濟曰鍾

阜草木叢生曰薄杳深也葱青茂盛貌擬古善

曰北阜鍾山也西都賦曰眺北阜陸機擬古善

洛詩曰西山何其峻又赴發地多奇嶺干雲非

一狀非良一日發地形狀多也發於地也干雲言高也

山則交錯糾合杳共隱天參差分互善本作相

望參銑曰分布相望而列於地善曰謝靈運

山隱天子詩曰巖隴有合杳揚雄蜀都賦曰蒼

物至子鳥鼠孔安國注鬱律構丹巘偃陵盧

日嶂起青嶂言構此形峻嶂重疊貌山曰嶂

見上文魯靈光殿賦曰崩嶺縉綾而龍鱗已勢隨

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其二山即海翰曰九疑山名

瀛洲之南山善曰楚辭曰道幽谷于九疑山

海經曰南山岷峯其氣魂魂漢書曰蓬萊方

丈瀛洲此三山者僊人在焉九即事既多美

臨眺殊復奇臨眺四外復有奇迹善曰即

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南瞻儲胥

尹氏有老役夫畫則呻呼即事之南瞻儲胥

觀西望昆明池濟曰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

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

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經云息心

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經云八解

不見蕭條何無善本所欲言皆深遠不可見

所願從之游寸心於此足善曰家

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

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之精老

使不見不可亂所願從之游寸心於此足

元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列子曰文擊

謂矣方寸之地虛矣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

基鍾山曰君王善曰說文曰挺拔也旆旌類崇基謂

者旌旗以羽為飾故云羽旆陸機樂府詩曰

地基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言王之王趾也

王登于山故曰雲隨其足桂旗名其高與

青霞相雜善曰王趾已見上文曹毗臨園

賦曰青霞曳於前阿楚淹留訪五藥顧步佇

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

三芝向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三芝石芝靈

芝向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三芝石芝靈

芝肉芝也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

芝肉芝也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

淹留周禮鄭玄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出東南隅行曰顧步咸可懼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健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於焉仰鑣皮苗駕歲暮以終善本作期其五歲暮俞老也言已於此仰奉王之鑣駕及老終期隱於此也善曰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宿東園一首 五言 齊曰

沈休文

陳王鬪雞道安仁采樵路良曰陳思王曹植善安仁詩云采樵往東路善曰鬪雞東郊道東郊豈異昔善曰鬪雞東郊道心搖搖善曰鬪雞東郊道導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

聊可閑余步銑曰閑緩也善曰野徑既盤

紆荒阡亦交互向曰阡道也盤紆交互其

山則盤紆第鬱槿籬踈復密荆扉新且故翰曰以槿

為門扉善曰謝靈運詩曰挿槿當列墉鄭

荆門畫掩樹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驚磨居去不

息征鳥時相顧濟曰毛詩曰野有死麀今江東

人呼鹿曰麀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高誘茅

棟嘯愁鷗平岡走寒兔善曰任預雪鴻亮夜

嗷夕陰帶層阜長煙引輕素良曰層重飛光

忽我適豈善本作止歲云暮銑曰飛光日月

忽我適豈善本作止歲云暮銑曰飛光日月

迫落豈止歲暮而已老將及我不得游於斯也
也 曰歲暮 若蒙西山藥頽齡儻能度詩云魏文
云暮 一何高高高殊未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
食與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
體生羽翼言我若蒙此藥而頽毀之年儻或
能畢於天地齡年也善注亦引此詩末三
句作光曜有五服藥四苦短恨頽年之方
又陸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頽年之方
侵

游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 游道士沈恭館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 濟漢帝曰秦皇始皇也

也 字內漢書曰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權娛

人事盡情性猶未充 良曰充滿也
九霄九天仙人所居處也 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向
上注西征賦曰竊託慕於闕庭潘岳書曰長
自絕於埃塵超 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向
祈年秦所立望仙漢所立善曰廟記曰祈
年宮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
武帝造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 漢之主皆謂秦
所造 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 漢之主皆謂秦
帝好長生之傳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
帝好長生之傳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
余約自稱也須求豐大也善曰老子遇可
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豐多也 遇可
淹留處便欲息微躬 文善曰淹留已見上
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

風也濟曰山橫曰嶂向曰催滌也寒風而開水

所累去非外物為念在玄空也翰曰玄空道

善曰然自得不為外物累已所念在於道也

是故外物不累其內故曰雅曰空朋來握石髓賓

至駕輕鴻濟曰石髓石之髓也得而服可長

以為駕故賓至則相與乘也善曰袁彥伯

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齏康甚敬信

餘半取以與康皆疑而為石郭璞遊仙詩曰

駕鴻乘紫煙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一舉凌倒

景無事適華嵩良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

舉而升於此更何事適嵩華之山而求道也

善曰吳都賦曰逕路絕風雲通張昶華山堂

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可升而起漢書谷永曰

退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

故其景倒廣雅曰陵垂也列仙傳曰呼子先

者漢中闕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

二竹竿來至呼子先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

又曰王子喬好浮寄言賞心容歲暮爾來

丘公接以上嵩山浮寄言賞心容歲暮爾來

同銑曰賞心容謂與爾同此事友人歲暮謂

已見上文

古意酬到長史溉艾古登琅邪城詩一首

五言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到溉字

茂灌為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南琅

琊郡琅琅國隨晉元帝過江大興

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縣境立

郡鎮輿地圖曰梁武改南琅琊為琅

鄂郡在潤州江寧縣西北十里

徐敬業 敬業曰何元之梁典曰徐排字

古意作古詩之意也酬報也既為

司徒長史登此城作詩贈排故排

報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徐勉

第三息排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

業最知名府善曰敬業晉安內史

卒於郡府善曰敬業晉安內史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名匈奴犯塞

烽火至甘泉宮上谷郡名近樓蘭之國警

策也抵猶拒也善曰漢書揚雄上疏曰

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

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國本名樓

王治杆泥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江即

城杆音烏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江即

江山也茲山即鍾山也豁險鬱盤重厚貌

江也茲山即鍾山也豁險鬱盤重厚貌

善曰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

吞若巨防子虛賦曰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巖

其山則盤紆第鬱言衿帶之固盡是此山

巖善曰左氏傳舅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小山而高也衿

帶已見上文說文曰巖形小山而高也衿

下屬危樓峻上干篁言竹生長屬及也竹叢

地益山形之壯矣危高也言城上高樓如山

之峻上干於雲也此城依山而作善曰子

虛賦曰下屬江河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

善曰左氏傳上女牆也遐遠也長安謂丹陽城

城上睥睨也王仲宣七哀詩長安金溝朝灞

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金溝朝灞

甬道入駕鸞河朝宗於海甬道起土為道

善曰鸞殿名皆西京之故事此擬而作之望

善曰鸞殿名皆西京之故事此擬而作之望

善曰鸞殿名皆西京之故事此擬而作之望

善曰鸞殿名皆西京之故事此擬而作之望

善曰鸞殿名皆西京之故事此擬而作之望

善曰鸞殿名皆西京之故事此擬而作之望

善曰鸞殿名皆西京之故事此擬而作之望

善曰鸞殿名皆西京之故事此擬而作之望

善曰鸞殿名皆西京之故事此擬而作之望

善曰鸞殿名皆西京之故事此擬而作之望

善曰鸞殿名皆西京之故事此擬而作之望

善曰鸞殿名皆西京之故事此擬而作之望

善曰鸞殿名皆西京之故事此擬而作之望

善曰鸞殿名皆西京之故事此擬而作之望

闔門八灞澹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

出蓋田縣西終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大水

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閣道也淮

南子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閣道也淮

有駕鮮車驚華轂汗馬躍銀鞍奔也華轂新驚

飾其轂銀鞍用銀以飾鞍言見城富中車騎若

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若

車駕馬以財貨自達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公孫

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少年負

壯氣耿介立衝冠也濟曰壯士之怒髮上衝冠

自言少年時壯氣志操既立怒髮上衝冠

曰耿介之怒髮上衝冠曰負恃也耿介猶志操

蘭相如怒髮上衝冠曰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

九山刻石記其功德排言我心懷於此登燕然

言我思欲開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實憲

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遂

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據天

水王元說囂曰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

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東封函谷關

此萬世也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向曰漢時

遣宗正劉禮軍霸上文帝馳入其軍曰霸上

軍兒戲耳排言我不能如劉禮作兒戲使路

傍觀之而取笑善曰漢書曰匈奴入邊遣

宗正劉禮軍霸上文帝馳入匈奴曰鄉者

霸上軍如兒戲古樂府曰黃金絡馬頭觀者

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黃金絡馬頭觀者

路寄言封侯者數所具奇居宜良可歎李廣

與衛青伐匈奴青陰受上旨以爲李廣數奇

無令當單于廣竟失道自殺奇謂無偶也夫

將有大功則封爲侯當數奇之時良可歎息

也此皆排之心事以報於概善曰漢書李

言我思欲開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實憲

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

文選卷第二十二





原件短缺

卷以一卷以

